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閩詩話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全閩詩話卷四

兗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宋

吳激

吳激字彥高宋宰臣拭之子王履道外孫而米芾元章
壻也工詩能文字畫得其婦翁筆意將命帥府以知名
留之仕為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有東山

集十卷并樂府行於世東山其自號也出散關詩云春
風蜀棧青山盡曉日秦川綠樹平愈甫索水墨以詩寄
之云烟拂雲梢留淡白雲蒸山腹出深青三衢夜泊云
山侵平野高低樹水接晴空上下星太清宮云玉座烟
霞春寂寂石壇星斗夜蒼蒼呈正甫云手版西山聊復
爾角巾東第定何時遊南溪潭云竹院鳴鐘疑物外畫
橋流水似江南飛瀑巖云數樹殘花喜春在一聲啼鳥
覺山深詠鄭邱故伎云玉雪自知塵不染丹青難寫酒

微薰送樂之侍郎云四海蒼生謝安石一言宣室賈長
沙送韓鳳閣使高麗云海東絕域皇華使天上仙官碧
落鄉偶題云江湖歌枕夢風雪打窓時此類甚多樂府
夜寒茅店不成眠南朝千古傷心事誰挽銀河等篇自
當為國朝第一手而世俗獨取春從天上來謂不用他
韻風流子取對屬之工豈真識之論哉

中州集

吳彥高建州人宋宰臣拭之子米芾之壻工詩文其字
畫得婦翁筆意會寧府遇老姬善琵琶自言梨園舊籍

有感為賦春從天上來一闋云海角飄零嘆漢苑秦宮
墜露飛螢夢回天上金屋銀屏歌吹競舉青冥問當時
遺譜有絕執鼓瑟湘靈促哀彈似林鶯嚶嚶山溜泠泠
梨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鬢髮星星舞破中原塵飛
滄海風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哀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
微醒對一窻涼月燈火青瑩後三山鄭中卿從張貴謨
使北日聞尚有歌之者元遺山曰曾見王防禦公玉說
此詞句句用琵琶故實引據甚明今忘之矣

詞統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
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小宮姬也坐客翰
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間者揮涕其詞曰南朝
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
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泪濕

同是天涯

容齋
隨筆

彥高七言如春風蜀棧青山盡曉日秦川綠樹平烟拂
林梢留淡白雲蒸山腹出深青山侵平野高低樹水接

晴空上下星竹院鳴鐘疑物外畫橋流水似江南數樹
殘花喜春住一聲啼鳥覺山深皆清新婉麗具體中晚

無伉厲之氣

金詩選

康與之

康與之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
徽祖御畫特為卓絕上時持玩以起羹牆之悲璫下直
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飲因出示之康紹璫入取殺
核輒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貯春

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瑞見之大駭然
無可奈何明日向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

頓齋但一慟而已

娛書堂
詩話

詞雖宜於艷冶亦不可流於穢褻吾極喜康與之滿庭
芳寒夜一闋真所謂樂而不淫且雖填詞小技亦兼詞
令議論叙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風簾閉齋小戶素蟾
初上雕籠寫其節序景物也繼云玉杯醺醖還與可人
同古鼎沈烟篆細玉笋破橙橘香濃梳粧嬾脂輕粉薄

約畧淡眉峰則陳設之濟楚肴核之精良與夫手爪顏色一一如見矣換頭云清聲歌幾許低隨漫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紛冗匆匆則不惟以色執見長宛然慧心女子小窻中喁喁口角末云酩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一段溫存旖旎之致咄咄逼人觀此形容節次必非狹邪曲里中人又非望宋窺韓之事真所云真個憐惜也但為其憐惜者亦難消受耳放翁有句云壁月何妨夜滿擁芳條

恨今年寒尚淺此生差堪相匹

詞答

康伯可有聲樂府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
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為多
一日上元節進瑞鶴仙詞云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
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街歌市芙蓉開徧龍樓兩
觀見銀燭星球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
堪羨綺羅叢裡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暖花影亂
笑聲軟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鬪轉喜皇都

舊日風光太平再見上皇覽之極稱賞風柔夜暖以下

賜金甚厚

詞苑叢談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為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拆初經雨雕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羞謝了羣芳洗煙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粧楊柳啼鴉畫水正鞦韆庭院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豔粉濃香慈寧玉

殿慶清賞占東風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煌影裡留住
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貴耳集

陳翔

陳翔字子飛建陽人七歲時劉子翬命賦燈詩援筆立
成曰耿耿照幽房熒熒鶴焰長昔年江上女曾向乞餘
光坐客皆獎嘆紹興中由童選進士累官國子監簿時
章太后既歸慈寧宮祥瑞交至獻紹興十二章其一章
曰天意回皇母歸戢烽燧啟宮闈朝陽赫奕明鞠衣皇

之孝惟母慈陳仙仗薦壽卮從之冢后與庶妃奏之九成與咸池沓珍瑞駢福祺山陬水裔咸熙熙惟天之相與帝之宜千萬年無窮期一時文譽隱然動京師闕書

吳棫

吳棫字才老建安人舉進士所著有書裨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詞釋音韻補又作字學補韻朱文公謂近代訓釋之學惟才老為優遂據以叶三百篇之韻其所作韻補武夷徐夔為之序曰才老長鬣豐頰危

冠大帶進止間暇中和溫厚之氣睟然見於色仁義道
德之音藹然見於言箴從所從造官識之退而嘆曰古
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耶才老從容為箴言擢第後數
年不求官築室三間中設夫子像古書陳前謝事凝神
以味古訓常若游洙泗間而稱遜聖賢前後也才老評
論古人前後賢否優劣率能探其蘊奧如與並時平生
著書皆淵源精確自補音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為詩
從而考古銘箴頌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協其書初

引證甚博懼其繁重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三二行復有稍增損而才老沒矣

閩書

毛詩補音十卷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繆正俗以傳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

之所作大畧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註楚詞亦用棧例皆叶其韻棧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

韻補

文獻通考

郭肫

郭肫字景初泉州人少有才學而性甚輕脫嘗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詰其情狀肫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者乃肫是也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

喫酒李公醉賦一首拙操紙立就其畧云事有不可測
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
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而大

笑乃釋之

墨客
揮屏

陳長方

吾友胡少明教官以王文正家所得蘭亭惠其甥王立
之定武石刻屢經牧守私易此本信非近年撫榻失真
者所能髣髴也紹興乙卯上元日閩人陳長方齊之題

於笠澤寓舍系以詩曰昭陵一入見無從鑿石猶將質
本供八法典刑今在此華山天外立三峯不須苦恨厭
家雞自是鹽車後月題弄筆數行書紙背莫教人喚庾
安西此甥此舅兩風流翰墨相傳不誤投大似曹溪付
衣鉢臨池他日看銀鈎

蘭亭
續考

祖秀實

吳駿字晞遠中元豐八年進士調潞州上黨簿太宰張
商英首加薦引知虔化縣通判永州未幾告老祖秀實

以詩寄之云官路聲名二十年江鄉舊仰貳車賢推將
事業歸塵外收得名到酒邊解榻幾聞招隱士炷香
終日對韋編公朝况是登耆哲早晚蒲輪穩著鞭

萬姓
統譜

鄭穀

建炎已酉苗劉之變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事鄭穀
奏苗傅劉正彥等悖逆肆虐擅行殺戮朝庭近日差除
多出二人之意兼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
尚書召張浚又分張浚之兵以五百人歸陝及浚不受

命俊不官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
度知鳳翔皆出傅等姦謀使外無強兵謀臣內生變亂
事不可緩遂一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一章言張浚不
當謫而求有胆氣謹密可共事之人得奉議郎謝嚮令
為客旅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之事令嚴兵
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
三宮撰杜鵑詩四句親寫令攜去執呈諸人以為信驗

建炎復
辟記

建炎間苗傅劉正彥作亂是時中丞鄭穀密遣謝嚮如
平江仍作詩示呂元直張德遠二公曰杜鵑飛飛無定
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
歸呂張得詩即起兵成復辟功詩不徒作也

梅磧
詩話

唐鄭谷作鷓鴣詩得名宋建炎中諫議大夫鄭穀作杜
鵑詩諭百官當迎乘輿反正之意稱鄭杜鵑

筆精

梁克家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陽縣治東孺梅花盛開嶺

外梅著花固早於江浙然亦須至冬乃有之邑人甚以
為異士子多賦詩大抵皆諂令尹時梁鄭公正為館客
寓此齋亦賦一篇曰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家先暖入東
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放梅枝特地香九鼎變調端有
待百花羞澀敢言芳看來冰玉渾相映好取龍吟播樂
章語意不冗類王沂公雖然未得和羹用且向百花頭
上開之句明年還泉州解試第一又明年遂魁天下致

位上宰

夷堅
志

梁文靖公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澀敢言
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然梁公之句失於

雕琢

因學紀聞

梁揆叔子解試鵬鷲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天人徑
說鵬鷲冲天品凡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離風塵
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幼嘗誦此一篇已自
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始悟高騰霄
鳳翥下睨塞鴻賓借翥對賓無如此之巧始嘆伏不

能自己大凡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方
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舊
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應須子自知

螢雪叢話

蕭國梁

泚峰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
以待草茅士凡預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避避唱名日遂
陞蕭為榜首故蕭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霈金
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

先無汗馬之勞，鄙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氏事。

人多稱之。

宋稗類鈔

福州永福縣瑞雲峰有古識云：天寶石移瑞雲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宋乾道間，天寶瑞雲寺後，岨石橫山而行，齧地成溪。既而此石松上復生龍爪花，是年蕭國梁魁天下，鄭僑黃定繼之。蕭居冲峰，鄭居龜嶺，黃居龍嶼。當時詩云：冲峰龜嶺與龍嶼，三處山川壯矣哉。相去其間只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俱載府志，亦海內所罕。

儷也

閩小紀

陳元

侯官陳元居縣之甘洲以進士第二人登科未食祿而卒癸志嘗載其三夢既歿二年鄉士請紫姑仙得兩大字曰陳元復書一詩曰月桂曾攀第二枝綠袍得意拂丹墀不需雨露空歸去折斷連環多少悲蓋陳魏捷之後方娶妻纔為夫婦月餘而永訣故卒章不能忘亦可

哀也

夷堅志

曾陟

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
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
切何不少歸陟曰水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為
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噴之其疾如風祝曰汝歸不可久
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
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
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

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
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泊宅
編

鄭昌齡

鄭昌齡字夢錫耿介不苟合秦檜當國聞其才名欲處
以美官命客以書諭意昌齡為詩謝之有曰先生傲睨
醉客傍不覺滂沱入醉鄉來書恐是醉中語使我大笑
幾荒唐後以太常寺簿召不赴

闕書

湯莘叟

湯莘叟少好吟詠有馬上吟夜雨洗山新綠嫩曉風吹
杏淺紅乾幽居吟葛巾簪下無多髮茅舍門前有好山
皆膾炙人口終饒州推官 閩書

葉紹翁

建安葉紹翁嗣宗靖逸集其佳句云古柳無多樹新蟬
第一聲西湖秋晚云愛山不買城中地畏客長撐屋後
船荷葉無多秋事晚又隨鷗鷺過殘年北關云脫衣命

僕浣塵埃籬落人家未見梅出得城門能幾步船頭便

有白鷗來

居易錄

蕭德藻

蕭德藻字東夫閩清人所居屏山千巘競秀自號千巘老人楊誠齋稱云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數腴蕭千巘之工致皆余所畏也

閩書

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初與楊誠齋湖湘同官誠齋盛稱其詩為尤蕭范陸止於福建帥參使不早死雖誠齋

詩格猶出其下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次韻傳惟肖
一聯肝腸與世苦相反蠟壑嗔人不早還諸公並不能
及起句竹間蟋蟀太多事喚得秋來籬落間最為奇峭

姜堯章乃其壻云詩板舊在永州傳者罕焉

瀛奎律髓

宋蕭德藻號千巖閩清人以詩名於時采蓮曲云清曉
去采蓮蓮花帶露鮮溪長須急棹不是趁前船又云相
隨不覺遠直到暮煙中恐嗔歸得晚今日打頭風絕似

玉臺劉後村酷稱之

筆精

范石湖賞海棠云憶向宣華夜倚闌花光妍暖月光寒
如今躡颯嫌風露且只銅瓶滿挿看宣華王蜀宮名也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但才慳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
生屯蹇之驗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
放翁而放翁絕無一字及之今摘其律帖精詣不甚費
研尋者於此著語能奇怪呼天與唱酬疾走建德國乃
為淵明先失脚墮榛莽劉伶扶我還乾坤生長我貧病
怨尤誰相如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醜怪驚人

能媿媚斷魂只有曉寒知
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春

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
直愁斜日凍蜂知

古梅
二絕

造物

巧能相補得破慳賒與一天秋
一時節到雀兔上有底

勲勞得給扶秋浩蕩中
遙指點一螺許是定王城穉子

推窻窺過鴈數峰乘隙入西軒
眼冷寒梢明數點知他

是雪是梅花秋陽直為田家計
饒得漁村一抹紅真誠

齋敵手也

後邨
詩話

蕭千巖亦師茶山有樵夫詩云
一擔乾柴古渡頭盤纏

一日頗優游歸來澗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謀乃寓

苟且一時之意

貴耳集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自序以為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日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為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

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惟應爨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為土簷外穉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

賓退錄

徐錫之

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畝人鄭
珵乘竹轎往遊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既
而行松陰三里達湧泉寺寺創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
知所建延國師神晏居之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厨尋
挾之出探靈源洞下岩磴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
下視乏水山僧語予此喝水蠟也國師安禪於是惡澗
水之喧唱之水乃倒流遂涸予為悵然旁多宋人題字
有徐錫之者刊詩於石云重巒複嶺鎖松關只欠泉聲

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不教喝水過他山辭頗清拔
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崩劣峯予納涼僧廊日既暮
留宿廊下愛青松架壑信宿乃還用苔帚拂塵題名於

壁

曝書
亭集

趙汝愚

趙汝愚登鼓山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
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於石今人不知趙公詩

也

丹鉛
錄

呂造

宋進士呂造詩云閩海雲霞遶刺桐往年城郭為誰封
鷓鴣啼因悲前事豈蕝香銷滅舊客刺桐城今泉州築
城時環城皆植刺桐故號桐城

泉南
雜志

翁黈

南山廣化寺有菴百餘區簷楹相摩軒檻層出如中峰
瑞泉天宮皆號絕景宋翁黈為諸生時讀書此寺夜醉
擊鐘忽一人出呵詰之其人狀貌詭異黈亦轉詰其人

其人曰能屬對吾語汝乃云拆破磊文三石獨點應曰
分開出字兩山單其人頷之曰正郎言訖不見後點官
至正郎矣石獨山單皆花名也 閩書

陳善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篷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嘗書
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
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
啟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真學士躋中

朝公輔之班送輔漢卿過考亭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

武夷山下啜殘羹

貴耳集

陳彥才

陳彥才平陽人宣和進士秦檜寓永嘉彥才與隣不謁也後檜再相竟以年老註邑連江彥才與檜生辰偶同戲作詩曰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

闕書

王十朋

筍江在臨漳門石塔山下宋皇祐初郡守陸廣造舟為
梁紹興三十年陳孝則知柔二公倡令僧文繪作石橋
長八十餘丈王十朋作石筍橋詩記之刺桐為城石為
筍萬壑西來流不盡黃龍壑宅占上游呼吸風濤勢湍
緊怒潮拍岸鳴霹靂淫潦滔天沒畦畛行人欲渡無翼
飛魚腹蛟涎吁可憫二三大士為時出目覩狂瀾心不
忍小試閒居濟川手遠水孤水寇忠愍亦有山僧願力
深解使邦人捐倉囷五丁挽石沒浩渺萬指琢山登礪

磷辛勤填海效精衛突兀橫空飛海蜃趾於千尺鮫人
室護以兩傍獅子楯南通百粵北三吳擔負肩輿走駭

北論功不減商舟楫遺利宜書漢平準

閩書

洛陽橋名萬安橋蔡忠惠襄所造橋心有洲洲上有關
門晉惠二邑界此江也王忠文十朋詩人行跨海金鰲

背亭壓橫空玉虹腰蓋詠此關

閩書

泉州府治署庭有宋太宗御製戒石銘高宗手勅權邦
彥等題跋其碑尚存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

虐上天難欺高宗手勅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於今不厭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花草為守為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座右為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勅後有一击字高宗御押也權邦彥等題其後云云王忠文十朋有修戒石詩君以民脂膏祿爾大丈夫脂膏飽其腹曾不念赤子貪暴以自謀誅求不知耻指

呼有鷹犬嗜慾肆蛇豕但言民至愚孰謂天在邇昭然
甚可畏殃必反乎爾聖訓十有六簡嚴具天理大字刻
山骨朝夕臨坐起一念苟或違方寸寧不媿清源庭中
石整頓自今始何敢警同僚兢兢惟勅己又有高宗御
製籍田碑在戒石碑之右石俱精瑩煜煜有神氣閩書
泉州郡治有忠獻堂以韓魏公生此得名云後人易以
清暑至王忠文一仍其舊詩云相出相州生此州魏魏
勲業宋伊周後人莫要輕更改更有堂名勝此不復即

郡圃祠祀之中有安靜堂蔡忠惠所作嘗於此書荔支譜忠文解官時又有復安靜堂舊額詩端明之孫字子強銀鈎鐵畫傳遺芳昔年作郡古平海大筆親書安靜堂自從宣和至乾道字與輪奐爭先芒一朝忽遭俗眼白毀滅名姓爭埋藏我來搜訪久乃獲老兵據為寢處床滌除五載塵土面字向堂上增激昂祖為第一孫是似書有家法稱莆陽體具萬安頗雄壯榜與忠獻同期翔因知文字乃至寶一時之厄庸何傷石鼓文有鬼神

護淮西碑並日月光豈容泯滅暴秦火誰宵膾炙段文
昌書生作郡太迂濶理財聽訟俱非長吾君若問何以
治堂復韓蔡祠秦姜今纔五日京兆爾春此陳迹猶未
忘但願茲堂日安靜名與國壽俱無疆

閩書

劉懋

太平山三十里有寒泉林朱文公母祝夫人墓在焉寒
泉林之右為宋劉懋母墓世傳懋越鄉授徒歲暮得七
金歸道逢孕婦攜兒欲赴水死問之曰夫婦不相存債

迫到此間債幾何曰七金即解與之及守歲筍酒炙蝦
夫妻相對了無愠色且為詩曰蝦小紅爐炙酒熟布裙
筍正歲之夜遂有續題其門曰門將金鎖鎖簾掛玉鈎
鈎居數日有以佳壤告者曰金鈎掛玉簾形也懋以葬
母而文簡燭文安炳兄弟生焉

閩書

劉珙

建陽劉忠肅珙少謁夢大乾神祠夢金牌上有曲卷勒
回風五字迨登第除諸王官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珙

答以屬對時月照窓隙上上曰可令對斜窓栢明月諸
王方注思間珙遽以曲卷勒回風對上曰神語也

謁夢錄

徐壽仁

壽仁讀書追古尤長於詩出遊遇佳山水極興乃返晚
傍所居築坡種菊自號菊坡叟中葺數椽命卷曰夢蝶
軒曰觀魚臺曰漉酒泉守王十朋贈之詩南方有高士
仁義偃王喬家山闢幽波手不香草藝秋至有黃花采
采滿衣袂客來酒盈尊詩出語驚世無心學淵明偶與

淵明報

閩書

梁龜年

梁龜年字永之長汀人王十朋寄之詩詠歌沂水舞雩
風氣壓當時冠與童人似賈生年更少家傳孫綽賦尤
工孤羸傲兀深叢裡一鷄軒昂衆鳥中早取功名寄衣
鉢古來相種出山東

閩書

陳知柔

孫褒字惟卷邃於經學詞藻豐贍尤精書法嘗與人誦

說內外典四方瞻敬值歲晚吏索逋稅褒方講韓詩笑
謂吏曰且候講畢因誦贈盧玉川詩曰玉川先生洛城
裏破屋數間而已矣殊不經意陳知柔題其涵清閣詩
曰追憶惟卷真可人詩成咳唾筆如神使登此閣一快
寫定有銀鈎鐵畫新

永春
州志

鄭域

宋鄭域字中卿三山人號松窓使北回有燕谷剝聞二
卷紀北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

是雪來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澹竹籬茅舍富貴
玉堂瓊榭兩地不同栽一般開興比甚佳麗情云合是
一釵雙燕却成兩鏡孤鸞樂府多傳之

筆精

林象

宋林象甫人工詩閒行云風搖麥壠東西浪春入郊原
遠近花間起溪流到村曲斷垣喬木兩三家即事云草
上濃霜泣未乾曛曛初日破朝寒林中槁葉隨風去紅
柿猶餘鳥啄殘象號萍齋乾道間詔舉遺逸起家為迪

功郎仙遊法華菴是其隱處

筆精

吳錡

永福邑東有嶽宮乃吳太博經創大門內建三清殿上
梁日邑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儷語首遜給事黃公
龜年公即領畧立解手帖濡筆作字云風馬雲車儷百
順勾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筆
法高古太博初見公畧不經思復疑帛書非法既而雙
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

有如此者詹事王公十朋曾遊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
字見公集內亡友吳信可亦有紀遊詩云曾訪神仙巖
洞來人言偉觀似天臺藤蘿足下猿猱嘯鐘鼓聲邊日
月開燈續佛光凝紫翠雲將蜃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
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信可諱錡永福人誠敬而疏通
博學而和粹月旦之評最所雅重世南方以得友為喜
納交不百日而遂隔今古嗟夫信可踐履如此而遽止
於斯亦可悲也已追思紀錄以備遺忘

游宦
紀聞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閩之莆田人隆興元年進士以集英殿
修撰提舉與國宮卒光朝學於陸子正子正學於尹焞
而光朝之學一傳為林亦之再傳為陳藻三傳為林希
逸其師友之際如此林俊曰艾翁不但道學倡莆詩亦
莆之祖用字命意無及者後村雖工其深厚未至也

艾軒

詩
鈔

林艾軒以道學名而歌行亦效長吉如疎籬短短花枝

聞鳩婦不鳴天雨寒橫枝凍雀昨夜死水底黏魚吹不起盤古一笑鴻濛開神馬負圖從天來等作皆奇俊可

喜惜其篇什不多

小草齋詩話

艾軒讀江西詩云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後村詩話

林亦之

林亦之字學可盛年挾策遊四方卒不契去之紅泉謁林光朝而師之左右三十餘年遂為高弟光朝卒莆人

推亦之嗣講席先朝之學一本躬行亦之戶外屨幾半
於師矣或勸其著書答之詩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
心學授生徒趙汝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友之
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下卒學者稱網山先生

閩書

網山林亦之學道於林艾軒喜為詩有出藍之譽其佳
句如把酒桂山下山雲片片飛山房逢雨好人意與秋
高江從木杪見秋向菊邊多林缺孤峯出蒼低遠樹齊
酒旗孤樹見書卷一山無天遠未知萍梗迹書來說在

藕花村身如燕子年年去家在漁舟處處移不諳水土
愁為客忽聽鄉談喜近家八州斧鉞迎行客十里旌旗
遶暮峰年歲却從為客盡家書長是倩人題其他歌行

佳者尚多理學中作如此才情語指不數儂

小草齋
詩話

網山自海口西行可三里居民皆業漁故名宋林亦之
嘗作亭讀書其上扁曰月魚為詩曰屋舍高低住比隣
活計同簞箬嫌月白螃蟹要霜紅吠犬隨村落賣魚成
老翁地畝耕種少海熟抵年豐

閩書

烽火山在鎮東衛城外聞警舉燧之處山頂有嵌如屋
凡三十六間名虎屋林網山詩興來走上烽火山著足
不定秋風寒四邊黃茅涓如雨低頭一看毛髮豎幾年
要到紫萊鄉大練小練並東墻如今一時在眼傍白雲
浮水天茫茫酒闌更欲弔虎屋無端日脚相催促一奴
魁髻一跛足遂我下山如野鹿

閩書

彭止

彭止字應期自號漫者嘗謁辛棄疾值其書寢題詩而

去詞云棊子聲乾案接塵午窓詩夢煖於春清風不動
堦前竹誰道今朝有故人棄疾覺遣人追之延留累月
所為詩皆清麗典雅有刻鵠集

閩書

梁宗範

梁宗範字世則永福人年十三父攜謁縣宰見其神采
秀異問所能垂拱對曰學詩宰因以所握墨竹扇命賦
宗範援筆立就有只恐半天雷雨夜化龍應向手中成
之句後登進士有文名

閩書

張汰

蟄龍潭上有洲形如半月名半月洲宋進士張肩孟居
此其子勗六歲誦唐詩誰把玉環分兩片半將江水半
浮空之句以形容其勝又有張汰者七歲不能言一日
過此潭開口詠云蟄龍潭裡蟄潭上風波急一日飛上

天魚蝦不相及

永福縣志

朱文公

胡澹菴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

復作詩這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揚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至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

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

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諭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

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
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
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
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
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
之趣無由至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
杜只學那峽嶼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
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

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
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
有興廢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
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
見他脚板耶又言予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
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婆娑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
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概可見矣公嘗
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

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派燈耿寒焰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

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概見矣

鶴林玉露

澹菴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人以王庭珪為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

也

貴耳集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貧簷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故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歲晚無消息重

嘆貧簷壁上詩

晦菴題跋書
參同卦後

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

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予從
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
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
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
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冗筆力萎弱意不能
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為高也
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
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

且以胎諸同志云一曰崑崙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
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
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
翁為我重指掌二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絃中前瞻既
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
死幻語驚盲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
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
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縮今寥落

嘆息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燕
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
馳騫靡終畢君者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
方御宸極五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凌夷况復王風降
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
袂空漣洩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
嗟嘆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毋乃迷
先機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

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尖精遂
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無飛
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七
曰晉陽起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塵聚瀆大倫祀宸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
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

三策萬古開羣蒙八曰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
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
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
旅絕彼柔道牽九曰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
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
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
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藝光武烈

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冊
述存聖軌十一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
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
隕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
守思彌敷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記禮樂矧交
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
龍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
謹獨衣錦思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

要為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
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
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
子幽探萬化原十五日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
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
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徃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
道偷生詎能安十六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
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

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
聖為我焚其書十七曰聖人司教化黷序育羣材因心
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塞開云何百
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
喪擾擾胡為哉十八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
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
虔恭退息常端莊勅書劇者久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靡
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

及時起高翔十九日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
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
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
何年秀穹林二十日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
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詞
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
奇功收一原馳騁今古剝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
其中二篇論二氏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

不得撰杖屨以質疑焉

程史

感興詩二十首轉陳子昂自託仙佛之高條而為切於
日月之實一章言伏羲肇人文皆造化自然之理二章
言陰陽無始謂鑿死混沌者為妄三章言人心與造化
通惟至人能體之四章言不能體造化者為形役五章
言周衰已久孔子作春秋而司馬公乃責後世封大夫
為諸侯非先見六章言漢衰獨孔明伸大義而帝魏之
失當草七章言唐啟土不以正而致賊后之篡賴范太

史聲其罪八章言陰陽常倚伏當體陽復之端九章言
北辰居其所當體為人心之要十章言聖人刪詩定書
皆以敬為傳心之本十一章言伏羲仰觀俯察以立象
十二章言六經無傳而程氏作十三章言顏曾子思孟
子傳習有要領十四章言元亨利貞之動靜以誠為主
十五章言學仙者逆天偷生十六章言佛論緣業而繼
之者談空虛十七章言育材失其道十八章言作聖當
自早十九章言仁義之心當守二十章言文辭之弊當

除

黃氏
日鈔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
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
不踐實蹟彼荆榛途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此紫陽
闕佛詩也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
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
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
安此紫陽闕仙詩也功不在孟子之下

遊園
語商

愚謂人居天地間有生必有死乃理之常生順死安或
壽或夭惟修身以俟之而已或者偷生怕死盜竊天機
欲為長生不死之計斯惑矣司馬溫公示道人有云借
令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
似雪世人浪說駐紅顏朱文公感興詩云刀圭一入口
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誰能安二公可謂達生
死之理而安性命之常者也

言鯖

或請予曰朱子感興詩比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

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衽服之宮娥爭妍取憐
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
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詞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

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

丹鉛錄

宋世五言古惟感興三十八章尚有拾遺風格雖多作
儒流見解其體制實高出一時梅蘇黃陳諸子各以詩
名世無此調也苟律以唐人奚俟用修即五尺童子今
皆能道矣夫感過本詠懷者也伯玉唐人不能追嗣宗

元晦宋人責以肩伯玉不已舛乎

少室山房筆叢

遠游篇指要在願子馳堅車之句

黃氏日鈔

雲谷諸詩先生寫幽居自得之樂其云天道固如此吾

生安得寧自言不息之功如此幽居云乎哉

黃氏日鈔

卜居喜雲谷之成

黃氏日鈔

感春賦空同賦皆用騷體而無其愁思寄興悠遠矣

黃氏

日鈔

桂林虞帝廟樂歌迎之章三一章思其所安在而後迎

送之章三一章極其所往而猶思文法高妙語意無窮
其曰渺冀州兮何有而應之曰暢威靈兮無外慨然斯

世之意所寄焉者也

黃氏
日鈔

汲泉瀆竒石詩末句云慨然思古人尺璧寸陰重觀詩

至此喚醒處多

黃氏
日鈔

晦庵先生誦佛經詩云聊披釋氏書結之曰了此無為
法身心同晏如又讀道書詩終朝觀道書繼之曰於道
雖未庶已超名迹拘先生之博覽旁通蓋如此然有先

生之識則可無先生之識則惑也且此皆初卷詩多少
年時所作晚歲論語集序自悔昔者吾幾陷焉豈謂此
時此類歟不然先生他日謂昌黎自說與大顛文此是
昌黎平生死案何嚴也近世流弊浸淫凡言吾儒者多
陰用異端之說甚者昌言異端之不可廢而自貶吾儒
之不及恐又誤指先生初年之詩為證故書

黃氏
日鈔

至日詩自叙項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而詩末句云行
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輒此悔心也然以先生晚年之學

謂漫辭為虛費工夫則可若言以明道雖多何害耶

黃氏

日鈔

西林再題謂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此亦

非先生晚年之學

黃氏
日鈔

公濟勉以教外之樂先生答詩云如云教外傳真的却是瞿曇有兩心就渠所嗜處喚醒此納約自牖之義也愚平生謂禪學為異端之異端鑿空無據自號教外正其自納敗缺處然未有可余之說者今見先生詩庶以

自信

黃氏
日鈔

觀洪遵雙陸譜詩云近從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
徒只恐分陰間裏過更教人誚牧豬奴益用陶侃擣菹
者牧豬奴戲之語譏之深矣頃予會京口有蜀人袁象
灑舉林和靖語云平生所不能擔夫與圍棋予因謂博
之與弈其廢時亂日一也吾夫子云為之猶賢乎已者
正借無益之事以甚言無所用心之為害非真謂博弈
之猶可為也陶威公與林和靖之說殆天生自然之對

因合之為四句曰雙陸牧豬比圍碁擔矢同二公皆妙
語千載仰高風繼又反之為四句曰牧豬滋畜養擔矢
溉禾蔬博弈何為者猶疑反不如

黃氏
日鈔

答袁機仲諸書袁謂河圖洛書不足信先生謂無奈顧
命繫詞論語皆有是言袁謂邵子先天之說不足信先
生謂自初未有畫說六畫滿處為先天伏羲所畫及卦
成後各因一義推說則後天之學而文王所演其餘答
卦位納甲等說纖悉具備且寄以詩曰忽然半夜一聲

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
來其意象殆有不知手舞足蹈者袁終不從先生嘆曰

信乎其道之窮矣

黃氏
日鈔

答許順之謂子韶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又一書

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為之憂嘆不能去懷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此詩亦見答許順之書中

黃氏
日鈔

聞雷詩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

法天造早施雄斷蒼羣心讀之令人感動豈為龍大淵

輩發耶

黃氏
日鈔

黃雀鮓詩坐以食稻果之罪蓋戲為口腹解嘲耳豈亦

有所指而言之耶

黃氏
日鈔

游白鹿洞詩云不及楊李霸謂南唐興書院事

黃氏
日鈔

招隱操蓋謂淮南小山初作本招隱者而使之仕後世
皆失此意故再為申其旨又為反招隱言道義自得之

樂時止時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黃氏
日鈔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嚙雪嚼氈縮背
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猶不免納婦
生子窮居海上且爾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
易消除王相公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
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二
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
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
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尚在可求否二人

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
之移人如此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箏見於張籍
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者槩其平
生其可勿信矣乎杜祁公衍兩帥長安其初守清儉宴
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粗質袴至以布為之及再
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裏肚勒帛吳曾漫
錄以為公之通變予不知何也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
氏園為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為人朱子胡氏容館觀

薛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
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為胡發也賢者於此
且借以自警况在他人吾聞老聃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詩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然今定前語為

是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餘冬
序錄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
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蓓也
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

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啣雪啖氈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

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
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媢
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戩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
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鶴林
玉露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
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
悵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
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

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

語也

鶴林
玉露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

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嘆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

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鶴林
玉露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
隨家豐儉便是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
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
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
自有兒孫福更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朱文公
所作予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詞耳決非

文公口中語後官於容南節推翁諤為子言其所居與
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
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
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
亭鶴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鷓鴣子散髮弄扁舟鷓鴣子
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
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
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櫟括李杜之詩耳

鶴林
玉露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
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
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東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
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益欲以配小學書

也

鶴林
玉露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
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

興也

鶴林
玉露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

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鶴林
玉露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着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邃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

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池北
偶談

朱子不見梅再用來字韻詩舊歲將除新歲來梅花長
是雪毡堆如何此日三州路不見寒葩一樹開野水風
烟迷慘淡故園霜月想徘徊夜窻却恐勞幽夢速把新
詩取次裁按文公以乾道三年丁亥八月如長沙訪南
軒十一月同游衡岳十二月公歸建陽道中抵新喻西
境賦詩曰北嶺蒼茫雨欲來南山騰踏翠成堆穉松遶
麓千旗卷野水涵空一鑑開客路情懷無佞僥今晨遊

眺且徘徊自然觸目成佳句雲影無勞更剪裁故不見

梅詩有此篇韻三州路謂潭衡袁也

瀛奎律髓

朱文公詩迫近后山登定王臺詩尾句從知爽鳩樂莫

作雍門哀雖后山亦只如此乾道二年丁亥文公訪南

軒於長沙所賦用事命意定格下字悉知律令雜老杜

后山集中可也爽鳩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瀛奎律髓

朱子九日登天湖分韻賦詩得歸字去歲瀟湘重九時

滿城風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清樽更晚暉

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
祇合從今老翠微此乾道四年戊子也文公去年訪南
軒於長沙故有此起句予嘗謂文公詩深得后山三昧
而世人不識且如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清樽對晚暉
上八字各自為對一瘦對一肥愈更覺好蓋法度如此
虛實互換非信口信手之比也山谷簡齋皆有此格此
詩後四句尤意氣濶達時以去年冬除樞密院編修猶

待闕於家

瀛奎
律髓

朱子觀梅花開盡不及吟賞感嘆成詩二首憶昔身無
事尋梅只怕遲沈吟窺老樹取次折橫枝絕艷驚哀髻
餘芳入小詩今年何草草政爾負幽期
棊几冰壺在梅梢雪蘂空不堪三弄咽誰與一樽同
鼻觀殘香裡心期昨夢中那知北枝北猶有未開叢
文公詩似陳后山勁瘦清絕而世人不識此兩詩皆八
句一串又何必晚唐家前領聯後頸聯堆塞景物求工
於一字二字而實則

無味耶

瀛奎律髓

性理中止採朱子詩之有性理字面者其餘好詩俱刪去豈知流連景物止以一二語見性情及寄託全在言外者其詩更妙如采芣之篇何嘗有一字說到室家和

平化行俗美上

榕村語錄

朱子上母壽詩述韋齋平生無不詳悉韋齋學問人品迴出人羣朱子作行述止平平叙次伊川為大中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曰先子之命云爾惟其如此所以可信東坡父子相命直欲凌絕古今至王荊公則竟父子相

聖矣如何服人

榕村語錄

宋人用韻多錯朱子雖古詩亦不出本韻却無破綻

榕村

語錄

朱子每事議論都當行一點不錯如詩表章陶靖節文

推史漢韓柳之類

榕村語錄

建陽文公之鄉也士者侈談文公如東魯之名孔子也

書坊之書盛天下其絨毯氈氍囊不名毳罽其竹可以紙

其泉沈冽可以釀其釀行東南茶歲三收苧歲四收白

雪之梨豆腐之蕘以文公之詩名諸郡

閩書

自雲谷過佛嶺至玉枕山考亭在其麓宋朱韋齋遊此
愛其溪山清遠可以卜居紹熙壬子文公成先志自崇
安徙築時年六十一矣越年學徒益衆廣而居之名精
舍曰竹林後更改曰滄洲前作孔子燕居廟扁堂中和
中奉孔聖配以顏曾思孟廡壁畫濂溪明道伊川康節
橫渠涑水六先生像後增李延平為七賢文公與門徒
晨夕禮拜而自居其右周垣之旁若廟祝然其尊奉聖

道可謂至矣中和堂聯曰道迷先聖統學誤遠方來則
其自任之重若有不得而辭者玉枕翠屏皆文公所命

滄洲精舍文公實卒是間

閩書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
而南者至此而盡聳金石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
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隕稍下則反削而入
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
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

求以待棲息朱氏隱求室詩曰晨窓林影開夜枕山泉

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稗史
彙編

武夷在閩地十六洞天第五曲朱子精舍在焉作九曲

棹歌以識其勝概云

地輿
志

永春小尖山西有大劇小劇二嶺邑峻嶺殊多而是嶺

尤劇朱文公劇頭鋪詩有如何獨宿荒山夜更擁寒衾

聽子規之句

閩書

龜仙山在福安縣治西邑巨鎮也朱文公到此鄉民飯

馬文公贈之句水雲深處神仙府黍稻豐時富庶家

闕書

仙洲山兩峯並峙一尖一方下有永豐寺有密菴蓋朱
文公所頻遊者有四亭曰晝寒曰紫微曰清湍曰野鶴
皆文公所命文公前後游詩如閩鄉饒竒山仙洲故稱
傑擘開千丈峽寫盡一襟寒飲泉雲出袖卧嶺月流空
陽崖驚素雪午扇怯清秋澗瀉千尋白峯回四面青明
滅青羅帶周遭碧玉環晴嵐染襟裾水石清肺肝雲泉
增舊觀怒響震寒木雲山合匪還生霧雪澗崩騰怒吼

雷煖翠乍看渾欲滴寒流重聽不勝清已驚素雪清人
骨更喜蒼烟染客衣直到仙丹奇絕處畫寒亭下玉龍

飛皆其佳句

崇安
縣志

蘇紹成德化人委業天慶觀後隱北山朱文公嘗造其
廬書廉靜二字贈之且銘其琴曰養君中和之正性去

子忿忿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

閩書

沈鞠山失其名字袁州宜春人由進士知錢塘嘗植菊
數百本以自樂晚節益堅適以九月九日歿朱文公挽

之以詩愛鞠平生不愛錢此君原是菊花仙正當地下
修文日恰值人間落帽天生與唐詩同一脉死隨陶令
葬千年如今忍向西郊哭東野無兒更可憐鞠山名字
失傳建樹無攷可據者晦翁一輓詞耳然賢者不輕與
人繹其語意徵為廉吏云

杭州府志

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楫跋
楚詞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
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詞一篇

困學
紀聞

月波臺在開化縣金錢山北宋山長江天然建朱子過
訪作詩遺之曰潺湲流水注回塘中作平臺受晚涼四
面不通車馬跡一樽聊飲芰荷香韓公無復吟花鳥楚
客何妨賦葯房少待須臾更清徹月華零露洗匡牀

府志

劉韞字仲固歷倅三州典二郡歸隱於崇安縣南所居
有家山堂拙致堂昉齋仙人方丈龜峰樓月波臺積芳

園藥圃春谷香界晚蔬秋香徑曲池軒前村秀野朱晦

翁為作十五詠以紀其勝

建寧府志

教東谷英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壁上四絕句意甚警
策或曰晦翁詩也一云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克人間
克與吉不在鳥聲中二云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
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三云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
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四云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

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堅欵集

朱晦庵訪婿蔡沈不過其女出葱湯麥飯留之意謂簡
褻不安晦庵題詩曰葱湯麥飯兩相宜葱補丹田麥療

饑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

堅齋集

先生為絕學梯航斯文菽粟即童蒙皆能道之故先哲
尚論者輒作道巍德尊等語至若癖耽山水跌宕詩文
一往情深幾為理學所掩惟壽昌吳氏一贊頗具隻眼
贊云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
不瞬飲酒不過兩山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

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
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讀屈原離騷孔明出
師表陶淵明歸去來辭並杜子美數詩而已余今獨梓
其題跋若干卷亦即與壽昌同欣賞云海隅毛晉識

津逮

秘
書

考亭先生每飲後則以葶菜供禕一出于盱江分於建
陽一生於嚴灘石上公所供葢建陽種集有葶詩可攷

稗史
彙編

朱文公大全集同僚小集梵天寺坐間雨作已復開霽
步至東橋玩月賦詩二首有層雲生薄晚涼雨遍空山

之句

南宋雜
事詩注

朱子詩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
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
蓋本草言豆腐為淮南王劉安所作者也
黃豆斗加菜豆升磨調油滓瀝煮後點石膏者妙入菜菔一二片即不成腐漿合鹽醋入釜化紅水豆油衣揭乾者先

浸泔水後熱之爛

物理
小識

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集
韻畢羅修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笋厨食之精者櫻

桃餽饈今北人呼為波波南人訛為磨磨

丹鉛錄

檳榔生南海氣味苦辛温温無毒消殺逐水除痰辟三
蟲伏屍寸白朱子有檳榔五絕卒章戲簡及之主簿云
暮年藥裏關心切此外偷然百不貪意以載來緣下氣
檳榔收得為祛痰錦文屢切勸加餐屢炭扶留共一盤
食罷有時求不得英雄邂逅亦饑寒向來試吏着南冠

馬甲蠓山得飫餐却藉芳辛來解穢雞心磊落看堆
盤箇中有味要君參螫吻春喉久不甘珍重人心亦如
此莫將寒苦換春酣高士沈迷簿領書有時紅糝綴玄

鬚定知不著金盤貯兒女心情本自無

廣羣芳譜

李約曰茶須慢火炙活水煎朱子詩地爐茶鑪烹活火

一清足稱讀書者

白眉故事

王孫似猴而小大僅如拳朱文公山中詩王孫遠相喚

韓元吉武夷精舍記山故多王孫是也

武夷山記

宋黃山谷有二十八宿干支詩朱文公乃云讀十二辰
詩卷撮其餘作此聊奉一笑曰夜聞空篋啣饑鼠曉駕
羸牛耕廢圃時方虎圈聽豪夸舊業免園嗟莽園君省
螫龍卧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
酤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鷓鴣雞鳴喔喔客來
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羣談
採餘

身閒可以養氣心閒可以養神身心俱閒與道合真韓
退之詩曰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陶淵明

曰形迹憑化往靈府獨常閒朱晦翁曰深源定是閒中
得妙用原從樂處生是閒一也韓不如陶陶不如朱韓
也放陶也達陶也虛朱也實羅念菴曰影滿棠梨晝日
長筠簾風細紫蘭香午窓睡醒無他事胎息閒中有秘

方可謂通於閒之旨趣者

犀談
採餘

朱韋齋晦庵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
貴何如山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
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庵果為大儒文公為同安

主簿日民以有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
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

堯山
堂外

紀

義烏東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劉豪墓隆慶戊辰長至裔
孫尚恭重修墓碑掘數尺見墳臺臺上有磚方尺許刻
晦庵卜墓數云天聖戊辰葬此丘蔭十八紀出公侯子
子孫孫垂不替繩繩武武永無休五百四十一年損十
七八歲裔孫修戊辰戊辰新一石重修重修千百秋秘

書郎朱熹書按天聖戊辰至隆慶戊辰年數良是而長
至又恰戊辰仍孫劉仕龍在宋贈武節侯修墓喬果年
十七歲文公之數亦奇矣劉之曾孫輝燁皆文公門人
故為之卜而刻之墓筆精

朱文公遊山寺逢僧談命詩云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
牛斗話因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祇問天樵書
朱文公云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夫禪
宜有許多般哉晚年則不然賦詩云了此無為法身心

同晏如至無為而禪字亦無何多之與有

尺牘藏
弄集

丹鉛錄云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憤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慎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辯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為剛毅至于聞呂子約之死嘆曰子約竟齋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劘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耶

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嘆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大相背矣按朱子語類記陸子靜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此說得之文卿右朱子門人胡泳所記然不謂耳聞而云此說得之文卿蓋記者亦有所疑也凡語類中門人雜記皆箋所自聞未嘗假借他人而此云爾則其說之謊可知竊意朱門好事惡陸氏者設為此言攷亭必萬萬不然而楊執以為奇貨因家語而

波及仲尼可乎朱子生平論辨無大於鵝湖者今錄三律
於左子壽詩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
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可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
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子靜
詩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
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
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文公詩德義風
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

與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方萬里云文公於二陸輩行仕宦皆先今陸氏兄弟詩題乃云亦同志又有榛塞陸沈等語不遜甚矣而文公和之詞意渾厚反以邃密深沈獎借之冀其自悟二家氣象居然可見按方非論學者而其言如此所謂塗人皆知也揚以為忿憤然乎

否乎

少室山房筆叢

益都高木王予從女兄之夫博雅君子也嘗遺予晦翁

墨蹟一卷詩云風雪集歲宴掩關聊自休今晨展遐眺
倚此寒巖幽同雲暗空室皓彩迷林丘崩奔小澗歇飛
舞增綢繆仰看鸞鶴翔俯視江漢流乾坤有奇變頽洞
驚兩眸三酌不自溫倚杖空冥搜悲歌動華薄璀璨忽
滿裘向來一杯酒浩蕩千里遊亦復有茲賞微言寄清
酬解攜今幾許先景逝不留懷人眇山嶽省已紛愆尤
對此奇絕境一懽生百憂茫然發孤詠遠思誰能收雪
中與林樺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巖有懷南嶽舊遊賦

此呈擇之屬和並寄敬夫兄乾道三年冬十二月上浣
新安朱熹奉寄時燈下走筆右詩蓋書寄南軒者昔人
謂先生字學曹公今此書止類東坡先生卷首有柯敬

仲題字後有歐陽圭齋及大梁班彥功跋

池北
偶談

公以天下所係賴之身受六經之托著書滿家望風承
教於門下者不可數計名斯堂也其將禮耕義種與天
下治人情之田乎抑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藏之名山待
其人乎朱子之詩曰面似凍梨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

經公其念經之久荒而與吾徒耒治之則當何如也

朱字

綠鋤經
堂記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道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之
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歷密院劄令
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學不
容於時胡絃章疏並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
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筮改定其間吉兇不能皆驗及

賤有贈詩者曰掘盡人間好隴丘寃魂欲訴更無由先
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談藪

紹興辛巳蔡元定在顯慶堂推行後世子孫休咎賦云
顯慶堂將後世推子孫紹復承吾書四傳學業家還在
五世因貪人產除纘俗流風六七代繼興遺跡八九渠
數終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為吹噓厥後子沈集書經
傳注盛行於世而孫模杭輩相繼表揚曾孫希仁以貪
酷籍沒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關夜夢一老人囑

求栖身之地叩其姓名曰蔡某也及至建陽訪蔡氏子
孫得其所傳家譜閱之見西山推演後世之詩中預有
姓名不覺悚然即捐俸為建傳心堂蓋其賦毫不爽云

湯幢
小品

趙忠定當國招蔡季通不至猶坐趙黨謫死道州偽禁
方嚴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先生蔡季通之墓章
泉哭之云鵲叫春林辱贈詩鴈迴湘浦忽傳悲蘭枯蕙
死迷三楚雨暗烟香礙九疑早日力辭公府檄暮年名

入黨人碑烏虜季子延陵字不待鏡詞行可知是時章
泉句律如此宜為一世所宗晚年詩太坦率幾于鳳德

之哀矣

後村
詩話

曾景建送蔡季通赴貶云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刑青
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
空鑠匣絃絕不堪聽其後景建亦坐詩禍謫春陵而卒

後村

詩話

花竹幽窻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

不覓仙方覓睡方深得黑甜三昧西山蔡季通有睡訣
云先睡心後睡眼海庵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然其語
本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
瞑目此睡訣也

堅齋集

嚴羽

嚴羽字儀卿自號滄浪逋客自風騷而下講究精到即
雜出古人之詩隱其姓名舉以相試悉能辨別其世代
門戶嘗作詩辨譬之禪乘漢魏晉與盛唐第一義也大

歷以還小乘禪也晚唐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盛唐者臨濟下也學大歷以還者曹洞也又論詩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品有八曰高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愴其用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著痛快其極致有一曰入神其自詡詩辨自謂千百年公案析骨還父析肉還母李杜復生不易斯言也羽詩雖太祖唐人然其體裁勻密詞調清壯無一語軼繩尺

之外同時台人戴石屏深加獎重其子鳳山鳳山子子
野半山邑人上官閩風吳潛夫朱力菴吳半山黃則山
盛傳宗派殆與黃山谷江西詩派無異

閩書

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
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
上也詩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
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

諸公乃作奇持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著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

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夫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夫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

詩道之重不幸歟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
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雖
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滄浪
詩話

嚴儀卿論詩以為當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此詩家妙
語也又引禪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語見作詩者當
不落理路不著言筌學詩者誠不可不知此意然觀王
右丞輞川別業與積雨輞川庄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
諸篇皆從實地說何曾作浮濫語今人則全無血脉一

句說向東一句說向西以為此不落理路不著言筌即
水中月鏡中花也此何異向癡人說夢而儀卿數語無
乃為疑誤後人之本耶

稗史
彙編

遵王錢氏曰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豎儒
遞相傳述揆厥所由蓋創於宋季之嚴羽而成於明初
之高棟承譌踵繆三百年於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
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
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

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以後同調諷詠猶多暮
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邇岳陽唱
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
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歌則錢起皇甫冉應亦
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詩
降耶世之薦構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鄙
無譏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
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

斯世無烟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於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論謂漢魏盛唐為第一義大歷為小乘禪晚唐為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即小乘也謂學漢魏盛唐為臨濟宗大歷以下為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者莫甚於妙悟之一言彼所取於盛唐者何也不若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
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非道理乎胡不造死投
界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任
其一知半見指為妙悟如照螢光如窺隙日以為詩之
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迹搖頭側目吹求形影摘抉
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小乘大乘也曰是將流
而為中為晚盛唐之牛跡兔徑僂乎其唯恐折而入也
目翳者別見空華熱腸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

醫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於後世舉目皆嚴氏之昔也
發言皆嚴氏之謔也而互相標表期以藥天下之詩病

豈不偵哉

因樹屋
書影

堯峰汪鈍翁極論嚴滄浪以禪喻詩之非而於高廷禮
之分四唐則案以當時作詩之歲月而駁之曰燕公曲
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
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予以毛詩考之作誦之家父見
于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為東遷以後之人矣

其於詩也不害其為小雅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之喪亂當為東遷以前之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為王降而風故初盛中晚亦舉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詩實有不同於中晚者非獨中晚而已自漢魏及今有過之者乎蓋論詩之氣運則為中天極盛之運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則常有不極其盛之意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言有盡而意無窮譬之於禪則正所謂透徹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規撫於浮響慢句以為氣象而託之盛唐

此明嘉隆以來稱詩者之過也於前人乎何尤

姜西
銘集

吾友汪鈍翁不喜妙悟之論其一生病痛正坐此然儀
卿詩實有刻舟之誚高新寧亦然大抵知及之而才不

逮云是歲重陽前一日記於京邸

蠶尾
續文

陸士規黃陵廟詩與嚴羽聞笛詩皆絕似唐而起句皆
出韻故選者不之及然張籍洛陽城裡見秋風何害其

佳小草齋

詩話

胡元瑞詩藪所選南宋絕句初讀之似亦可喜細玩俱

不甚佳今摘其勝此者陸士規黃陵廟詩云東風吹草
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
鷓鴣啼嚴儀卿聞笛詩云江上誰家吹笛聲月明霜白
不堪聽孤舟萬里瀟湘客一夜歸心滿洞庭塞下曲云
古戍秋生畫角哀思歸泣盡望鄉臺胡天日落寒風起
但見黃沙萬里來陸務觀采蓮云雲散青天掛玉鈎石
城艇子近新秋風鬟霧鬢歸來晚忘却荷花記得愁雖
格不甚馴而有言外之意書之以待法眼

小草齋
詩話

詩話樓在邵武東城上即望江樓宋邑人嚴羽與客戴石屏談詩於此世所傳滄浪詩話是也後人奉羽像祀

於其中

閩省
道志

予訪滄浪先生吟卷積有歲年康熙戊申始得宋刻于亡友程太史翼蒼一則幸夙願之頓酬一則感故人之

新逝秋窻篝火展卷憮然

蠶尾
續文

嚴粲

宋嚴粲坦叔華谷詩集一卷氣格卑弱類晚唐之靡靡

者一二絕句差有可觀如秋入白蘋風浪生癡雲未放
楚天晴青山湖外知何處中有斜陽一段明昨夜湖心
共泊船一天星露宿寒烟朝來極目無洲渚知採蘋花
何處邊稍有唐人音節華谷作詩緝林希逸以為在歐
蘇王劉東萊諸鉅儒之上今盛傳其書又稱其五七言
幽深天矯意具言外觀此集殆不然也集中贈李賈詩
云汝與吾宗好注賈與嚴滄浪遊華谷與滄浪蓋有宗
族之誼詩派相似而差不及戴石屏贈二嚴詩云前年

得嚴粲今年得嚴羽我自得二嚴牛鐸詣鐘呂

居易錄

嚴氏詩緝三十六卷粲自序曰二兒初為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予為輯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因於筆劄胥命鋟之本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袁甫曰坦叔於黍離中谷有蕓

葛藟不用舊說獨能深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
句時出新意大抵宛轉有旨趣可與言詩也已矣

經義考

謝克仁

謝克仁字夢得以文詞詩律游江湖間淳熙初元薦於
鄉有題金山詩云半夜鬼神朝水府五更鼓角動揚州
大為張于湖所知以國士畏友待之謂其文如觴濫岷
山不舍晝夜其為蕩雲沃雨之浸夫復何疑有詩集行

世閩書

陳子常

陳子常字常翁仙遊人精於周禮如井田封建先儒所未發明者悉畫為圖有詩云為成者十復為終終十還為百里同祇為諸儒沉方法不知起數總皆縱有周禮

解 閩書

黃銖

黃銖字子厚崇安人少師事劉子翬與朱熹為同門友少熹一歲為文畧相上下熹每嘆其不可企及其文學

太史公詩喜屈宋曹劉而下及韋應物尤喜琴書隸法
甚古得魏晉以前筆意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為之

尚友
錄

李呂

雲際嶺北溪水出焉宋李呂詩凌空石磴三千丈匝地
瑤林百萬花自有眼來方見此直疑身已到仙家

光澤
縣志

鄭德普

鄭德普字汝施幼穎敏淹洽刻意為詩與趙若樞范師

孔游從唱和其題靈巖云山蒸雲氣晴能雨泉挾風聲
夏亦寒題齊雲峯云石潤黏蒼蘚澗高流白雲咏南樓
云鴈斷風仍急鳥啼天正陰皆佳句也

閩書

黃巖老

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擗菹
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綴駁任稱呼
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

白石云

鶴林
玉露

黃朴

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
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黃公朴同一二朋友訪許扣功名
大畧即書沙門光遠降先作自贊云伸脚自由屈脚自
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條大戒醉後高歌無障
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他枷鎖杻械又一云無疑無疑
自有東西目前行檢眼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
來菩提提取金毛獅子任教烏兔如飛後再書云黃子

黃子文魁多士醞藉胸中十萬兵縱橫筆下三千字無
垢為朋汪公相似若得火土相逢一躍禹門浪裡後八
年歲在己丑黃公果大魁天下黃生於壬子魁於己丑
實符火土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唱和詩有醞藉縱
橫一聯不差一字鬼物已先知之矣

游宦
紀聞

陳宓

安溪視諸邑最僻深山窮谷距縣有閱五六日至者又
氣候多燠春夏之交雨淖則河魚腹疾旱則瘴瘡作焉

俗信巫尚鬼市絕無藥有則低價以買州之滯腐不佳者貧人利其廉間服不瘳則淫巫之說益信詩曰藍水秋來八九月芒芒山瘴一齊發時人信巫紙多燒病不

求醫令自活

陳復齋集

祝穆

先君子幼從文公朱夫子重渭陽之念實教育於家塾猶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西山蔡先生勉齋黃先生特加敬愛先君子師事之晚年卜居建陽麻沙之南溪上

扁於室曰南溪樟隱蓋朱夫子之大書也述於文曰南溪樟隱記蓋先君子之絕筆也又嘗規一便坐取朱夫子歲寒二大字勒於其榻且係之以詩曰豫章偃蹇納蒼龍姿幹寧須匠石逢借重歲寒雲谷字絕勝松拜大夫封觀是詩也可以知先君子固窮之志矣噫先君子嗜書手不釋卷見於是記者無非述其刻苦問學勉勵後人將欲以儒業承其家洙輒犯不韙僭以樟隱記附於先儒名世之作之次庶幾託以有傳用警其子若孫

益求所以承先志云寶祐戊午仲秋上澣孤洙涕泣謹

跋

事文類
聚續集

黃幹

作詩第一對病是道學何者酒色放蕩禮法所禁一也
意象空虛不踏實地二也顛倒議論非聖非法三也議
論杳眇半不可解四也觸景偶發非有指譬五也宋時
道學諸公詩無一佳者至於黃勉齋登臨詩開口便云
登山如學道可止不可已此正是譬如為山注疏耳晦

翁詩却有着相處然便欲以感遇擬子昂終覺不侔

小草齋

詩話

林希逸

劉克莊序希逸詩宋自光朝三傳至希逸比之於師槁而華矣散而密矣嚴而紆矣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斲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鮫人之織綃及其得心應手也簡者如虫魚小篆之古焉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焉偶者如雌雄二劍之合焉

闕書

林希逸齋十一稿入局句云寬心可要流香酒圓夢
何須正焙茶其明皇按笛達摩渡蘆二圖長歌皆佳又
六言蚯蚓兩頭是性桃花一見不疑了得葛藤三昧却
叅柴荳諸詩齋為林艾軒理學嫡派而詩多宗門語

居易
錄

乾淳間林艾軒始好深湛之思加鍛鍊之功有經歲累
月繕一章未就者一傳為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
傳為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為竹溪詩比其師稿

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窟狹中見紆餘

劉後村題跋

余良弼

余良弼順昌人子大雅與游敬仲同時從朱子游深得
求放心之旨兩捧鄉書良弼有教子詩云白髮無憑吾
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年將弱冠非童子學不成名豈
丈夫幸有明憲並淨几何勞鑿壁與編蒲功成欲自殊

頭角記取韓公訓阿符

萬姓統譜

馮取洽

馮取洽號雙溪翁延平人題風月樓一聯一溪流水一
溪月八面疏櫺八面風詩林皆以為秀傑之句

詩人
玉屑

翁定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邨事
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
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
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

來豈願名

鶴林
玉露

郭周字

建安郭周字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唱曉
沈潛際漢殿傳聲彷彿聞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
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覲天顏繼于余中榜登甲科初
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宮苑間有連聲長歌了不
成詞調不覺問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謂雞人唱曉
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後恬于仕進官至員郎所至

以清慎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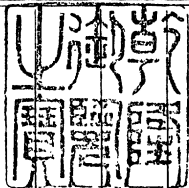
春渚
紀聞

黃子信

黃子信長泰人嘉定中特科以文章學誼為學者師初
調新會鹽場帥楊長孺以其老故心易之子信投以詩
云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鵲祇因無樹
繞窮猿何暇擇林投明知着脚當來誤幾欲抽身不自
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便無三徑也歸休遂拂衣去長孺
得詩恨相知之晚及歸又作詩云笑倩西風拂舊埃歸
時行李似初來也知三載清貧好博得抽簪強健回有

散翁集行世

閩省
道志



全閩詩話卷四